

江堤小唱

侯占良

丹江从秦岭南坡来，遇河成瀑，隆隆混响，黑脸张飞吼秦腔般的雄厚豪迈。一路潺潺汨汨，行至商州城界，摇身小生、旦角扮相，琮琤琤琤，清音出水漫堤，堤上花红柳绿里便有了诗画般的小唱。

“县长我今日来抗勤，有人买回了拖拉机，喜煞牛六斤。也有人，黄胶鞋露出脚后跟，称一斤成盐少三分，羞煞我牛六斤……”这是商洛花鼓戏《六斤县长》里的著名唱段，也是张书记每天沿堤喊嗓练琴必修的功课。老张七十五岁，退休前担任县长、书记十余年，离岗后组建新时代合唱团，重操旧好——拉板胡。人家的日子，晨起练琴前，唱一段花鼓戏，许是唱任上的丰绩，抑或释放在职时的些许不如意。总之，唱得真挚，唱得深情，唱得眼润，唱得柳梢露珠落地，唱得丹水起涟漪。

太阳从东边龙山两塔间晕红，江水半边瑟瑟，粼粼地跃动桃花瓣鱼，冠鱼狗鱼儿“吱——”定音哨般喊喊后，叼起一尾鱼环绕江堤西边的槐树林，撞击白银银花蕾儿，在细风里排列组合出抑扬顿挫的旋律——是三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的弦乐四重奏《梁祝》，还有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演奏员一女三男，乃四位文工团退休琴手。听得激动了的风没了矜持，恣意杨柳柳枝“哗啦啦”鼓掌，掌声惊动了拍抖音的诗人，诗人意犹未尽地给画面配上字幕：“鱼儿从地上走过，吹落了多少传说；曾经韶华风流事，早被岁月酿成歌……”

江堤内蜿蜒长廊，青藤迎春挂帘，三月桃梅涂红，四月木梨子、玉兰漂白，木墩青石廊椅，每百余步距，便有人拉二胡、弹古筝；有人吹小号、嗩笙笛；有人敲架子鼓、练铁钹；有人自弹自唱，舞之歌之。有人收起乐器——板胡和鼓板。是俩娃，十三四岁吧，也许更小。他们俩业余时间报名丹曲乐器培训班，选专业时老师说咧，挑冷门，捡性价比高的，比如鼓板和板胡，业余班子、专职剧团敲拉掌控全局，拿一份儿半薪酬劳。好事自然多磨，练起来，苦呀！打板的，课余敲，同学讥制造噪声；家里弄，邻居上门言：吵闹得他家栏里猪掉了膘……拉板胡的，哥姐递一把铅笔刀，声称“再要石头浪里拉铁锹——折磨人，还不如先把他俩杀咧……”没法，孩子们摸黑起床，猪皮蒙鼓，手帕裹琴，敲的，黑水汗流，拉的，摇头晃脑，双双陶醉在希望的天籁里……

太阳硬起来了，丹江上的雾岚升腾幻化，投影夸张的钢琴形状，变形的喇叭模样，敦煌壁画里反弹琵琶飞天的倩影。琵琶定格江堤东段水杉树，落在老翁手里，呈现老红木古色古香的实体琵琶。老先生是学院派的高手，高手退休也得干“低手”们该干的营生——接送孙子上学。余暇，按捺不住寂寞……那就重出江湖，弹琵琶，弹心情，弹《阳春白雪》《梅花弄》。前些日子吧，“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”。今天不知怎么了，不在状态。突然，又和谁赌气似的猛弹《十面埋伏》。好家伙，真是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。惊悚得乐友们不敢近前，见树背后老者孙子不曾上学，才打听到老先生儿子儿媳闹别扭，打起官司了。

人生路上急急匆匆，酸甜苦辣不由衷。走吧，走吧！老先生再生气，急江堤廊沿里，秦腔《洪湖赤卫队》排练里有您的独奏……

乐友们劝拉着。江堤中段北，女主角韩英的一声“娘呀！生我是娘，教我是党，为革命，砍头只当风吹帽”响遍江面。江堤南边长廊的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的伴唱、独唱顿时黯然失色。歌手们不动声色地拨动手机呼兵唤将。少顷，新时代合唱团的长号、小号、大号、萨克斯、单簧管、双簧管、电吹管、架子鼓“重装备”全上，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秦岭最美是商洛》……男高音歌手纪元先生还嫌不足，驱车返家，拉来组合音响、水壶、纸杯，明前龙井，让乐队伴奏他独唱的《欢聚一堂》时，临时升调，似乎不整出点动静绝不收兵。

快十点，张书记回家买菜，过丹江桥西堤旁市场，霎时被十余人围严，询问是否寻雇小工。俗称“站岗”的农民工兄弟闻知是过客，便一哄而散，抽烟的抽烟，下棋的下棋。一五十岁高龄个儿，将瓦刀插裤腰带上，站木李子花下，边调放眉目戏《屠夫状元》音乐，边指导同伴拍短视频。视频里高个子唱道：“麦客子喜的三伏夏，编筐的喜的柳发芽，只有我这‘站岗’的爱得怪，咱爱哪天天有人建新家……”



百姓故事



小木耳铺就幸福路

杨广虎

我是在五月去金米村的。因为在临潼玉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，去金米村就是想学习经验，帮助村里的群众致富。

去过金丝峡，走过棣花古镇的清风街，站在秦岭牛背上望过长安，也喝过丹凤葡萄酒、品过秦岭泉茗，和许多商洛人是朋友。从没听说过，也不知道还有个金米村。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米村考察调研时夸金米村“小木耳、大产业”。心情很迫切，便慕名前往，经过两个多小时车程，来到了赫赫有名的金米村。

夏季的商洛农村，新鲜的空气中飘荡着花香，沿途道路平整干净，河流清澈蜿蜒，山清水秀，美丽质朴。金米村地处秦岭腹地，一栋栋民居错落有致，一排排木耳大棚鳞次栉比，到处充满着烟火味道。一朵朵、一簇簇旺盛生长的木耳映入眼帘，地里栽的、棚里吊的木耳菌袋随处可见。现今，一些农村凋零破败，少有人烟，可就在这里，劳动的人们露出灿烂、喜悦的表情，真正是一处“看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好地方。

两把靠背椅

王璐

妻子当年的那套木嫁妆，最精美的数那两把靠背椅。

30多年前，秦岭山里嫁女，除了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等时尚之物，还要有一套家具做陪嫁。外面卖的，价格也不够实惠，多半人家都请匠人上门定做。

我们婚期数月，岳父就请了两个匠人，楼上楼下翻腾出木料忙活近半月，连做带染才全部备好，箱子、衣柜、桌子、几子、火盆架等，应有尽有。仅此，结婚那天，就将两台四轮拖拉机厢装满。

其中有一对柳木靠背椅，结实精巧，细腻光亮。那几年，我们在铁峪铺镇上经营一家电脑打字兼摄影的小店，闲下来时，将椅子搬出店外坐坐，吃饭、喝茶、看书看报、看人来人往，或闭上眼小憩一会儿。

在我看来，岳父请的两名匠人有些蹩脚，手艺不差上下。这对椅子，自然不是出自他们之手，它们是大岳父的杰作。

大岳父的木工活，在他们那儿方圆数里无人能及，他们兄弟俩及儿女家里的门窗、桌凳、柜子都是见证。弯木椅，更是他的拿手活儿。听说他年轻时，除给亲邻们义务做做外，还常把木椅卖了补贴家用。

相比于木凳，靠背椅坐上去身子能紧紧倚靠着，尤其是干活累了坐着，背部与腰间都很舒服。所以，聪明的先祖们很早就懂得了享用靠背椅。北宋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就有记述：“今之士族，当婚之夕，以两椅相背，置一马鞍，反令婿坐其上，饮以三爵。”不过早期，类似这种有靠背的坐具，被称为“倚”，“椅子”的叫法，是后来根据相关文字演化而成的。

传统的靠背椅有好几个样式，像大岳父做的这种，与其他样式的根本区别在于：四条腿是用两根旺木料，在火焰上烘烤弯制、榫卯定型而成的，柳木、桑木、冬青等，只要韧性好都行。做椅子，大概是因少不了要费一番体力，通常又叫弯椅子，或扳椅子。

这种椅子别着普通，结构简单，要做好还真考验匠人的手艺。山里不缺木料，只要会抡几下斧头的人，都要学做好多椅子摆在家里，好与不好，总比屋里空荡荡强。我父亲桌椅板凳、木箱柜子、风车纺车，都做得像模像样，就连做寿木给人打下手也很在行，唯独靠背椅弯得笨拙，手艺到底不过关。

也许是因地里活杂忙不过来，或是上了岁数，几年已不多做木工活的大岳父，在我们结婚时却不声不响做了对木椅，早早扛到兄弟家里。做工之用心自不必说，就连木料也是精挑细选生长年限不长不短的好柳木。在他的三个侄女中，妻子是老大。老二出嫁前，他同样也给弯了一对。

几年后的一个夏天傍晚，我们坐在门外吃饭，忽然来了紧急文件要在当晚打印好。起身放下饭碗，招呼来人在椅子上坐着乘凉、饮茶，我们便坐在电脑前忙乎至深夜。睡前，忽想起两把椅子时，门外早已不见了。连着几天，向左右邻居打问，结果都说没见。

时隔数年，得知那对椅子被我们弄丢，大岳父二话没说做了两把给我们，用土红洋漆染得光亮。可惜，没几年就有了几处虫蛀，靠背上的一个小挡板也有些松动。毕竟，他年岁渐高，那时其实连椅子、板凳都不做了。工具有了锈迹，又没上好的备料可用，不如先前那对自是必然。

即便如此，十几年前住进县城新建的房子时，我们还是早早就将它们搬到新房里。无论如何，它们承载的一位老人对子侄的爱。大岳父在其兄弟姊妹四人当中，排行老大，为人宽厚，开朗耿直。他身体向来硬朗，多年跟老伴在两间旧瓦房内独立生活，直到年事已高，才被“强迫”着接受儿女们轮流照料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他在大儿子家锅灶边不慎跌倒，摔坏了股骨头。而对于一个年长者来说，手术的潜在风险可想而知，又考虑到高额的费用问题，他拒绝了手术。从此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

以前去他家，他都站在场院边三四丈高的场坎上，笑迎我们；走时又站在那里挥着手，直至目送过门下那道弯，再也看不见。前不久，去武关时绕道去探望，看到大岳父在轮椅上落寞地坐着，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心头掠过。

我们离去，他也那么坐着，像是在哪儿见过的一尊佛。



耳的品种、栽种方式、发展历程等，可以让游客游玩的同时了解当地的小木耳文化。如果有兴趣，还可以品尝一下农家乐里的洋芋糍粑、搅团、柞水小炒、黑木耳炒土鸡蛋等。让我更感兴趣的是，村里有专门的电商平台，网络直播带货可以让木耳销到全世界。村里木耳供不应求，也给一部分年轻人回乡创业的机会。说到底，我觉得建设美丽乡村，最重要需要有志之士，有资金、有产业、有能人参与，乡村也可以振兴起来。

如何实现乡村振兴，让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？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。寻访金米村，我看到了精准扶贫的样板，找到摆脱贫困的“金钥匙”，给予我更多的思想启迪和实践的决心。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。农民脱贫后，更要产业持续稳定发展，更要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社的作用，不断壮大集体经济，实现“产业振兴，人才振兴，文化振兴，生态振兴，组织振兴”。

秦岭最美是商洛。我觉得美在生态、美在创新，美在人的心眼，美在自然，更要美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。当回到关中大地

望着臊子面，我就想起业兴、家富、人和、村美的金米村，更想起村里的小木耳。老家臊子面的配菜配色尤为重要，黄色的鸡蛋皮、黑色的木耳、红色的胡萝卜、绿色的蒜苗、白色的豆腐等材料，既好看又好吃。特别是放上金米村的黑木耳，吃起来脆爽可口，很有嚼头，让人食欲大增。

小木耳铺就致富路、幸福路。金米村，从“无金又无米”到“多米又多金”，展示着中国新农民思想的创新和变革，也展示了中国新农村的变化和风貌。夏季的风吹来了，不热不燥，非常舒服，这就是22℃的商洛，大地清朗，让我的心里也亮堂起来。脚下的金米村正昂首阔步，走在乡村振兴希望的田野上，开启了“山上有金，地上有米”的美好乡村生活模式，精品民宿、特色餐饮、露营帐篷、咖啡烧烤、围炉煮茶……这些现代的生活方式，必将融入我们广阔田野、绿色村庄。金米村给我们展示了秦岭乡村振兴的生动画面，作为农民的儿子，我有必要，也应该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为它记下浓重的一笔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52期)

刊头摄影 彭涛

金银花开

周刚振

御史村的一切对我来说，既陌生又熟悉。当我看见田野里长势旺盛的金银花、烤烟、黑花生、辣子等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。我再次踏入御史村，一排排楼房矗立在沙河南岸，掩映在苍翠树木间，一条条联组入户的水泥路延伸至田间，形成了一幅一景、三季有花、四季常青的独特乡村景观。

御史村原名张村，是由原张村、景旗、蔡底三个村合并后改名为御史村的。明朝时，张村有一位清正廉洁的御史张鹏，在巡视各省吏治期间，秉承先祖张载的“四为”“六有”“十戒”家风家训，在张村留下了许多清正廉洁、亲民爱民的历史典故。今天为了怀念张鹏，便把张村改名为

御史村。农家无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连片的金银花示范基地里，碧绿茂盛、生机勃勃、紫花串串，一阵阵热风袭来，夹杂着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花田间、小路上，人来人往、穿梭不断；草帽点缀着田间，人们挎篮提筐、双手上下翻飞，呈现一派欢声笑语、热闹非凡的繁忙摘花景象。

日头快要压山了，摘花的妇女们才恋恋不舍地把摘满的篮子、笼子和袋子运出来，拿到基地边上的收购处，排队过秤、计算金额，或付上现金，或按序号姓名登记造册，最后计算总账统一领钱。这里最独特的风景，是御史村人用劳动的身影绘就出的“山村美景图”。看吧，

几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和女孩，也出现在摘花的人群当中，他们在如此浩大的队伍里显得格外惹眼。数着通过辛勤劳动拿到的微薄报酬，无比开心幸福的喜悦洋溢在浸透汗水的身上。

金银花，又名忍冬，花初开为白色，后转为黄色，因此而得名。金银花根系发达，适应性强。它性甘寒气芳香，甘寒清润而不伤胃，芳香透达又可祛邪，是一种集保健、药用、观赏及生态功能于一体的经济植物。唐朝诗人薛涛曾以《鸳鸯草》为题，写下“绿英满香砌，两两鸳鸯小。但娱春日长，不管秋风早”的诗句。还有历代诗人留下过许多赞美金银花的诗篇，如元代王逢的“雷王药吏锦袍苍，

野藤络树金银花”。吕诚的“林蕉间展琉璃叶，野蔓竞发金银花”；明代卢楠的“蓬海城高二十二楼，金银花发近仙洲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金银花在古时就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了。

一朵金银花是很难惹人注意的，但它们热烈地拥抱着在一起，花香浓郁，银色如月华，金色如阳光，象征着御史村人朴素的情怀。御史村人用金银花泡出的茶水，清醇甘甜，喝后令人神清气爽。是啊，金银花在这里静静地生长，纯净甜蜜。舒心的花儿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，多像一团金色而热烈的火焰，散发黄白相间的亮光。夕阳辉映，花丛里一张张黝黑而朴实的笑脸，笑盈盈地倾泻，幸福地歌唱。